

書

戰國策卷第五

楚

宣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言不偏也齊急宋告急於宋許之于

象為楚謂宋主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楚

請以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

之行疑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言齊必不

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助齊犯楚之怒而令兩萬乘之

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



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敵也兩國相持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
 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
 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如與魏共攻之害必深矣何
 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
 不救已也魏有二字恐敵相易為是証注曰必與
 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
 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不足畏
 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應言乘此起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

睢濊之間

江乙為魏使於楚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敵人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言豈得誠如是
 臣等之罪免矣以其不言人之惡楚王曰何也江
 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左右俱曰無
 有如出一口矣左右皆無有言州侯專決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

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著書者因江乙不敢言其後之言而斷乙之心既
曰皆善矣又曰臣不敢言其後是猶有可言者而
不敢言欲使
王疑之也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楚王曰諾昭奚

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

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補注曰疑楚王告昭子昭子

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

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

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指猶惡也夫苟不難為

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言事可易為則內外皆可周
矣然而事勢不能周於外焉

此魏氏之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

見惡也

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善執言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弱井也欲入

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

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附黨則上

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

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

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

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

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

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

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

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避敵今君擅楚國之

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

柰何補注云此下當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

有江乙曰字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

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躄車音韻詳音趨行也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主抽旃旄而仰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與樂此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薦蠶蟻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可君謂知時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注有

罪則宅入官故可客因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

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

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

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注故謂設事客曰非

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如疑故

威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

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
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
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玉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
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
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
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

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
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
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
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
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
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

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言甚遠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地接境秦有舉巴蜀并

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
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
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注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
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
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
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
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廩名不
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

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
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
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
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
人擊也若梓一人梓持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
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
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
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勢冒勃蘇曰
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
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七日

而薄秦王之朝雀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旋不知人正注旋也秦字通並昏也

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

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勃蘇對曰臣

非異注言非他人楚使新造蓋蘇勃蘇吳與楚人

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

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

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

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

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

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

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

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信結鬪舍鬪奔郢曰若有孤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

於江注云楚國法也雞一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將所負之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

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至今無冒注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

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馬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姚本然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所以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

賢以為資注為已資藉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

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

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注王所愛者必不播惡

臣退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

惡也慎大臣父兄注言不用民之所善好民所節

身之嗜慾不窮奢極欲也以與百姓二者皆惠民也人臣莫難於

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

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言以死辱事

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無妬以進賢

難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

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
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楚王
使景鯉之秦鯉與去聲下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
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
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
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
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注將絕齊於楚而楚齊又
使與焉故齊疑之
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

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

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

秦魏視示同示齊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注列位
次也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

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

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

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

是城下之事也盟於城下諸侯所取今使
魏逐相同城下之取矣

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

楚絕句王曰然則柰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

難好利可營也營求也可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

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

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

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

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補注親字疑當在見字上

一本主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

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

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死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言使惠施入秦講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

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

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

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

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

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

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

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

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秦招秦而伐齊招秦說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

注言合他國楚之齊者楚人善知西不合於秦必

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

國敵秦是齊不窮也注言兵向曰字疑行上

應此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

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

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

說秦王

張儀之楚賁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

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

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

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

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

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

周之女粉白墨黑言其髮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

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

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

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

將軍之亟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

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

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酒半

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
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
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
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曰子釋之注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懷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
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言不得於秦楚必輕矣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
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
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

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鮑注衍翫字補注一本以無言美而善音律者

懼從之以可樂之事隨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

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資
強秦以為重挾實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于

楚王惑於慶樂慶娛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于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
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得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
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孫子必為楚太子矣此非

布衣之利也鄭襄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新尚謂楚王曰臣請隨

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失其新尚之伏

也謂張旄注魏之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

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斬尚而殺之暗使人

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

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斬尚刺之楚王大怒秦

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

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

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

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

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九天

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

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

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

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杜稷豈得

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

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

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
久夫後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
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足故願大王之熟計
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
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
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
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
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
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

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

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

而亡之陳卒盡矣陳正注古陣字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

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

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

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

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

人不勝通侯執珪言貴者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

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

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

計無過注一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

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

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

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

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

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補注蘇秦為客

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夫以一詐偽反覆之

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

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注形

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太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

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

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

之從車下風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須以决

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

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

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

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

無有注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

得乎曰無所更得注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為秦謀去楚

之謀也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

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藉而周不聽

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

我也注言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

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

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

名者秦也注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注取富貴於魏欲

為攻於魏注為魏代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

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

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

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

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補注姚本量齊交不絕四

字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

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今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為睢謂楚王曰從親之

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

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注言昔儀有秦而唯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見逐而唯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注謂郝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唯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注謂與是與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

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言惠子乃儀所逐王交於張儀惠子必不惡儀且宋

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

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言為棄所貴於韓人

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注誠有意王不如舉

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

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

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

之宋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宋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

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以其言聞之於楚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

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注不買宜有何社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注蓋自秦來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

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擊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蔭之堅也補注蔭下有六十而

盡相靡也之言磨之盡今富擊能注有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

是兩盡也注如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注乘馬也見

杖起之則坐今也王愛富擊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注謂免於危亡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

以加德焉據依也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

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注黠也麋知

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犯人而

至數數音朔言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以

之前其實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

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

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距拒楚王欲擊秦昭

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國惡楚

之強也言楚勝三國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

楚以勁秦言恐秦變而聽楚秦王怒於戰不勝必

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
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今之示秦必
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謂利秦可以少
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
可定也

城渾出周

注自周國

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

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

注與弱也補而注而充之

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
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
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注此言百里之地不新相知况下五百里邪

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

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

不以新城為主郡也

注主猶守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

邊邑甚利

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馬四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

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

注言得二國之援

而太子有楚秦

幾瑟善以於楚秦以

爭國

注言公叔主各公仲主幾瑟

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

陽人名子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

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之

注言得其國事

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

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言不勝幸而不死
今將倒冠而至注言其歸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
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
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是不王不
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
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

曰何也夫史舉上蔡之賤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

知處室以苛廉苛小苛苛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

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

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

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

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注察猶治也言

而野江東注以江之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楚矣而忘之於蔡臣

以為王鉅遠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

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

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蓋楚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注秦相而曰王相之相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

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注楚為齊請如其使適四方請魏之相齊者禮行人使適四方

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讎也注買言易取其首

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昭睢

謂景翠曰秦恐以齊楚合故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

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與出字相對

言收前所効者以與楚則楚秦合而楚取秦矣公事必敗鯉厲合秦收地齊失地

楚必怨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言賂二子使入

秦令齊知秦楚之合秦恐齊疑作必不求地賂地而合於楚

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

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必分公

之兵以死血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

今幸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
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言言不與
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
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項襄王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晉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注隘猶阻未許求地也予我東地五百里乃

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
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又
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

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
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
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
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
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
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
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
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
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

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二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

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猶職東地且與死生注地則死之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五尺言出幼六餘萬也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

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
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
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
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
縮退也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
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柄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
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
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
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

復請於蘇子

注詳楚無走太子之事疑外誤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
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
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注新字疑衍以動秦秦
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
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注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偕
秦王聞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
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

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
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
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
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齊以淖君之亂事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洵之楚
令任固之秦秦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
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楚注以有楚以
資固於齊注為任固資藉齊見楚必受固齊見楚納固是楚
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言為固驅齊以
資藉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洵來之辭必非固
也

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注洵之辭必厚楚而薄齊王

不如令人以洵之辭注謾欺也固於齊以洵齊

固為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

以收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

可得也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注皆寵幸專淫逸侈靡矣襄王曰先生

老悖乎正注曰悖亂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

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

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
陳之地襄王流棹於城陽注流奔走棹覆也於是
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
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
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
而補牢注牢養羊圈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
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
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
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
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
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
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
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
沼俯噉鱸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
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
將修其落盧注鮑注落可為翦鏃盧旅同黑弓也正
將恐即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矰

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摺翻也備石鏃引繫也故
 書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
 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
 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
 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
 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
 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

之外補注正義云申州羅山縣即漢鄆縣州有襄
 平關蓋古鄆縣之阨塞注填兵滿也
 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
 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
 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壘地已植表景陽
 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
 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
 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
 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
 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

齊師恠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烈王

唐睢見春申君注黃歇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

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

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實諸懷錐刃而天下

為勇注孟賁專諸不待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

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

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暴佐

之也補注正義云博頭有刻夫一梟之不如不勝

五散亦明矣補注當云一梟之今君何不為天下

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荀卿補注孫作天下賢人也君藉之

以里之勢有百字疑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

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

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

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

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

孫子為書謝曰癘疾憐王鮑主言雖惡疾猶愈此

不恭之語也補注曰雖然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

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

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注言事斷私以禁

誅於已也注恐人誅已而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

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成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

出竟聞王病及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

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

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

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

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權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

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

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

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

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

寶珠而不知使用不知禘衣與絲不知異兮編畫之衣不以為

閭妹于奢莫知媒兮求媒以娶之媼母求之又甚

喜之兮言配女反以樂以匹之警為明以求媒以娶之聾為聰以是為非

以吉為凶言反其鳴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

甚神無自察也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注於安思危危

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

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

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

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

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

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

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

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言取道必由二國魏齊新怨

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注

言可取道攻魏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

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

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

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

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

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闢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

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敵楚也敵楚是強魏也其

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後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之聽也夫因詘為信仰屈奮患有成勇者義之

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宜擬夫報報之

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正注曰報報之反言

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禍與福相貫生

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非

專於一不足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言不足以橫

行於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言秦

人之德絕上天之命非一今夫橫人噙口利機言

人所機利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

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

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

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

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注有隱痛王

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

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

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注烈猛也高故瘡墮也今

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

息矣汗明感焉鮑注元作慙補注即慙曰明願有

問君而恐固注固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

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

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

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

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

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君

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正注曰著其名五日一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注至言可服

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

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

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

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補注曰此者何也彼見伯

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注

窮巷為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袂僕注

其惡後除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
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
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
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
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
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
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

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柰何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
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
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
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
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
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
而先置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
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

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注言非相王之鬻也非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據根本之地議制斷君命擬議主斷君命秉權而殺

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上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以秦覺夷三

族而呂不常廢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注方也曰治列

于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

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

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

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

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

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

為鵲也

戰國策卷第五終

卷之三